



【文艺观澜】

瞳距与间界

□张玉山

近年来,王玉珏把现代生活背景下的“底层叙事”作为他的文学园地一路开垦下去,并不断深耕细作、往生活的深处掘进,形成了有别于其他作家、独立一体的文学面貌。他深潜生活底层,洞幽烛微,发现、关怀、塑造了一组生活中的平凡“小人物”群像,在街头巷尾之间,在“人间烟火”深处,在惆怅的生活镜像中播种光明和希望,给予他所观照的对象以“仰望天空”的勇气,从而使他们坚守善良,悲喜自渡,于是就有了《生火》《月亮之上》《晚露十三》《妹妹的明信片》《人字梯》《夜奔》等一千小说。

在接受王玉珏中篇小说《瞳距》(刊于2024年《收获》第1期)对当下时代的评价与关怀之前,不妨引入一个语汇——间界。“间界”描述了一种错位的空间状态:既不在中间,也不在边界,它指涉一种空间与边界的模糊性。在矛盾交织、难以两全、进退无据的尴尬状态中,取舍人生价值,跨越“间界”所带来的困惑,还原生活的本源意义,尤其弥足珍贵。于是,“间界”与“瞳距”在他的小说中达成了共识:一切脱离生活逻辑的向往、超越现实的幻觉,既是生活之痛,同时,也是照耀着“小人物”们一路向前的一束亮光。

在《瞳距》中,验光师尹芳毫无准备地嫁给了院士武静国,一个极其普通的青年女性与院士之间的距离,很容易产生“瞳距”和“间界”,问界的混沌和“瞳距”的清晰,以及他们之间固化下来的差距,都深刻地影响着在同一界面生活的展开。尹芳的慌张和清醒,武静国的含糊和游离,使人物故事向着各自的本源出发,最终让位于生活逻辑,回到现实的轨道上。武静国选择了电视台文艺频道的“当家花旦”门当户对,尹芳回到小县城自主呼吸,这一结局,看似是两人清醒之后的自我优化,实则是社会规则深度干预的结果。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属性和生活立场,任何超越,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。一个小县城的验光师,在家庭中感受不到温暖的尹芳,突然间闯入北京,成了院士夫人。“一个配眼镜的,居然嫁给了院士,简直太荒唐了,太天方夜谭了”,这种毫无缘由的跨越,让尹芳猝不及防,因此恍惚,因此慌乱,因此焦虑,他们的爱情生活一路颤颤巍巍跌跌撞撞,是社会“身份”的使然,也是尹芳难以融入新圈层的必然。也许尹芳不能解释“间界”的实际意义,但她确实领略着“间界”带给自己的那持久的困惑。

在尹芳和武静国为期三年的婚姻关系中,尹芳的清醒,反倒让她失去了经营婚姻的勇气,当武静国外遇“佟丽

娅”的时候,尹芳“并不觉得特别意外,原本人家才是一路的,才子佳人,天造地设,般配”。尹芳对自己的婚姻对象有着清晰的认知,“货车司机、厨师、业务员、快递小哥、物业楼管,还有些小打小闹的工厂老板”。中国人对婚姻的认识以及定义历来就是“门当户对”,只有如此,生活才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般横平竖直、相安无事,一旦有了巨大的落差,生活就会出现断崖。

当武静国提出离婚,尹芳居然睡了“一个猝不及防的好觉”,“如果没有武静国,她的生活一定还像过去一样,好端端地在自己的轨道上”,尹芳一身伤痛地选择了离开,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获得了解放,她适合于普通和平凡,适合于小县城,适合于长期盛放心灵和肉体的生命原乡。因为尹芳知道,真正的生活不是寄生,也不是攀附缠绕,更不是牺牲自尊博取同情。尹芳的清醒、自我、干净是所有尹芳一样的“小人物”共有的精神支撑。王玉珏善于在“小人物”身上用笔用墨,给予他们心灵关怀和心理建设,因而,他所塑造的人物无不血肉鲜活,至情至性,形象丰满。

在故事讲述层面上,《瞳距》也可谓颇具匠心。小说以尹芳的弟弟尹翔投湖自杀作为发端,并以此为主线结构故事。如同剥一只百合,王玉珏冷静地、不疾不徐地一瓣一瓣将其盛放在面前的果盘里,淡淡的苦味在指间缠绕,这是他一贯的叙事风格,也是他经营小说的独到之处。尹芳清醒自知,在婚姻即将解体的时候,仍然不亢不卑洁身自好;弟弟尹翔原本像姐姐一样安于现状,并努力讨生活,然而当跟自己一样普通的尹芳嫁给了院士,嫁给了“一颗冉冉升起的学界新星”,自己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。“这是个盛产奇迹的时代,一切皆有可能”,在尹芳“麻雀变凤凰”的魅惑下,尹翔开始试图超越“间界”的束缚,大胆追求“海市蜃楼”女老板曹明明,企及一夜之间像尹芳一样跨越圈层,过上向往中的生活。为此,他不惜抛弃“跟他们家一样也是农村的”前女友,甚至以“输精管结扎”信誓旦旦向对方表忠心。其实,尹翔就像姐姐尹芳一样,清晰地知道自己身份,清晰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,“他说现在最羡慕的就是我们了,门当户对,踏踏实实地过小日子,可惜回不去了。”生活不是迷药,尹翔的追求是虚妄的,生活还给他的必定是虚妄地结束。

清华大学严飞教授说,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,理想、自由还是欲望?我们是否可以一边努力向上,一边实现真实的自我?又是否可以救赎心灵,找到人性的本真,从而减轻牢笼的痛苦,达到人生的彼岸呢?王玉珏的小说《瞳距》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□杨曙明

【旧书里的济南】

郝植恭和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

世人常以七十二名泉描述古城济南的泉水之多。在济南历史上,有关七十二名泉的记载有多个版本,如果单就这些版本而论,郝植恭的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当数最为简洁明快。

郝植恭(1833~1885),字梦尧,直隶三河县(今河北蓟县)人。咸丰壬子(1852)科举人。曾任山东夏津、堂邑知县,临清知州,莱州知府及山东补用道。史载,同治五年(1866),他在夏津知县任内,境内因兵荒马乱而民不聊生,土地多有荒芜失耕,为此,他曾多次竭力禀达上峰,呈请缓征全县漕银,事成后颇受百姓爱戴。此外,他还聪明敏慧,尤其擅长判断狱案,曾多次赴临清州代理案情,公允无差,被人誉为“神明之士”。

郝植恭出身于名门望族,他本人虽非进士及第,但学问却根深基厚,因为他曾三次出任过山东乡试同考官。明清两朝的同考官,虽然是主考官领导下的阅卷人,按照今天的说法也就是阅卷老师,但才疏学浅的人肯定是不能担当此任的。郝植恭尤其擅长诗作,著有《椒雨轩制艺》《漱六山房文集》《漱六山房诗集》等。在他的所有作品中,其创作于同治十三年(1874)的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最具风采。至于他写作此文的原因,按照他的说法是:“客有谈七十二泉者,不能举其目。予来济南十年,亦茫无以答……因从乞得县志,为之搜讨排辑,作七十二泉记。”

“济水伏流地中,经历下溢而出者,遍地皆泉,其称名者盖七十二焉”,其得名来历各有不同:“七十二泉,‘趵突’为大,在城西南吕祖祠。(趵突)三窟并发,浪花高数尺,跳跃唐突,若有激使然者,故名曰趵突。城内则‘珍珠’为大,在明德藩故宫,今巡抚署西偏。(珍珠)平地涌泉,参差错落,如泻万斛之珠,故名曰珍珠。‘都泉’在中官,为岱北诸泉之总聚也。(因为)水之所聚曰‘都’;‘白泉’出纸坊北,方十亩,中有大泉,间数刻一发,声如隐雷,以其多白沙也,故名曰白泉。”寥寥数语,不仅将上述四泉之得名说得明明白白,而且还将方位讲得清清楚楚。

今人读古文,多有拗口滞涩,而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犹如今日之散文诗,读起来朗朗上口:“曰响泉,以其声也;曰悬泉,以其形也;曰温泉,曰冷泉,以其性也;曰朱砂,曰胭脂,以其色也;可以染,曰染池;可以汲,曰林汲,以其用也。泉有取象於天者:曰白云,如云之英英也;曰甘露,如露也滴滴也。”

济南的名泉众多,历代学者大都是按照地域来划分泉群,如趵突泉群、黑虎泉群、珍珠泉群、五龙潭群、

百脉泉群等。而郝文独出心裁,多以泉之名称进行分类,且说明因何得名,因而即便是今天读来,也颇有新意。

“泉有以地名者:曰当道,横去路也;曰龙门,出洞口也;曰溪亭,占园林之胜也;曰菩萨,出菩萨岩下也。泉有以人名者:曰舜泉,历山之遗迹在焉;曰杜康,世传杜康尝以此酿酒;曰孝感,孝子事亲水远,感而出泉……”

此外,还有“泉有以乐器名者:曰琴,流水之调也;曰琵琶,浔阳之旧曲也。泉有以珍宝名者:曰悬珠,珠之悬也;曰漱玉,玉之漱也;曰金沙,淘沙而金可拣也。泉有得名于释氏者:曰印度,初禅之地;曰锡杖,将飞之候也。泉有得名于女工者:曰金线,波纹之细;曰麻披,缕缕之不绝也。”

郝植恭创作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时年四十一岁。虽然他谦逊地说是从县志中“搜讨排辑”,但从他对七十二名泉的名称解释来看,绝非望文生义,应该说,他对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曾身临其境,不然的话,他写不出那些“象形”泉名的贴切解释。如:“灰之澄也,曰灰池;井之满也,曰浅井;天倒影而如镜也,曰天镜;水悬流而如帘也,曰水帘,曰涌腾也,曰团圆也;曰避暑,清凉界也;曰无忧,欢喜境也;曰冰冰,凝阴之所结也。”

在郝植恭的“七十二泉”中,唯有漱泉的得名有些另类:“曰漱,盖取《尔雅·释水》之义也。”此外,他还在文章的最后写道:“凡此七十二泉。后人于五龙潭潭西得泉,题曰七十三泉,则以无名而名者也,无名而名,故不在此数。”

据任宝祯先生《济南名泉》有关七十二名泉的四个版本中的记述,与金代的《名泉碑》对比,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删除了27处旧有名泉;与明代晏璧的《济南七十二泉诗》对比,删除了旧有名泉30处。为了优中选优地凑齐“七十二”这个吉祥数字,有删必有增,有增必有减。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计新收录的名泉有25处。作者之所以要如此所为,当是实事求是之举。因为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距《名泉碑》已有660多年,距《济南七十二泉诗》也有460多年。在这几百年间,济南的地表变化,使得一些旧有名泉名存实亡,新生名泉展露其貌,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反映到作品中,情怀使然,值得称赞。

2004年,济南公布了七十二名泉的新版本。这个新版本与《名泉碑》和晏璧的《济南七十二泉诗》及郝植恭的《济南七十二泉记》有了更多更大的变化。因此,版本因时代而异,无可厚非,而且每个版本都是后世了解济南泉水不可多得的历史史料。